

记忆

# 我想我的马

鲍尔吉·原野

大群牛羊拥挤在公路上，汽车鸣笛也不躲开。牛羊漫山遍野，边走边找草吃。今年旱，六月中旬了，草还没盖住地面，白音温都的牧民正赶着自家的牛羊转场去塔林花草原夏营地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我下意识地想告诉老父亲。接着心里咯噔一下，父亲已经去世了。

父亲性格刚直，说人论世，言语激昂。进入80岁，他变得柔软安静。到90岁，他几乎不说话，趴在窗台看绿地上的花朵和天上的白云。父亲度过91岁生日后，开始说他的战马。马的名字叫沙日拉，意思是带点黑灰斑点的白马。

父亲说，辽沈战役打沈阳的时候，国民党的黑飞机飞得像树梢那么高，机枪连串扫射。骑兵目标大，没地方躲，好多战友牺牲了。战马低头嗅主人身上的血，不离开主人。炮弹爆炸，四处是残破的血肉。按理说动物应该在炮火中逃散，但是马不离开自己的主人。父亲说：“沙日拉是一匹好好的白马！”

我怕父亲情绪激动，扶他到床上躺下，说：“你别想过去的事了，享受幸福的晚年吧。”

父亲说：“沙日拉爱用鼻子嗅我身上的味，我也喜欢马的汗味。我想我的马。”

2019年7月，父亲的身体开始虚弱。10月1日上午，电视直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。我们早早把父亲扶到沙发上，他坐不住，身体两边放了两床棉被。10点整，电视播放1949年开国大典纪录片。70年前的这天，我父亲参加了开国大典阅兵式，他是内蒙古骑兵白马团的战士。我父亲目不转睛地看完电视画面，说：“我没找到我的马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看完电视准备休息，父亲从卧室走到客厅，站着，像要宣布一件事。他说：“我的马……”“马”字没说出来，眼泪已在他脸上流淌。我上前扶他，感觉他在颤抖。他说：“我的马在哪儿？”

母亲说：“快睡觉吧，你说你的马在抗美援朝时被送到朝鲜去了。”

父亲躺在床上说：“我想我的马，我感觉孤孤单单。”最近听了章琴璐日布唱的一首歌：“说起唯一的故乡，眼泪落下来，自己都没察觉。说起唯一的马，眼泪落下来，自己竟不知道。”好像在唱我父亲。父亲以前说起马兴高采烈，夸马的眼睛、马的鬃毛。现在提起马，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也不擦，浑然不觉。

我父亲活了91岁，经历了九死一生。走到生命的终点，他忘记了世间所有的荣辱，却忘不了那匹战马。父亲说：“我的马也会想我。”

一个月后，2019年11月8日，父亲溘然辞世。如果有天堂，他会在那里见到他的马。在天堂的绿草地上，他和白马一同徜徉、云游。

随笔

## 后园

文/图 车前子

我有座不小的后园，这是许多朋友所羡慕的。夏秋之际，常有一只壁虎光临墙壁，暗绿色的，仿佛才出土的玉如意。壁虎又叫守宫，据说同朱砂磨合为尘，点在女子脐边，能守得住贞节。而我的后园空荡荡，即使房间里也无啥财产，没什么需要守的。

翻看中国传统绘画册集——几乎看不到有关描述后园的作品。或者大而言之为庭院。这在日本的绘画中却是常见。马远或沈周的山水中，往往只能发现一所两所房子。它没有围墙。庭院是四堵墙里的沙漏。这一所两所房子，与湖光与山色融为一体，若隐若现的，以太古为后园了。一个古人同自然交流，在这其间，已物我两忘。西方美术史家对中国山水画的理解，认为是中国人探索“道”的精神工具。仿佛只是哲学的符号。比较而言，山水画在传统绘画中是绘画性最强的一门，中国的绘画，特别是在宋元之后，的确成了符号，但也是非哲学的。它是艺术符号，如四王山水。技巧剥夺了造化。它也是心灵符号，这在青藤的花鸟作品中我们能感到。情感突破了技法。我想我们的传统从没把艺术靠拢哲学，而哲学

倒常常艺术化。我以为我们的古人具有十分强烈的“现代性”，为生存所困扰、焦虑，但又从没被逼上过绝境。这要感谢我们的艺术符号是比较简单的——而作为心灵符号来关照的话，又是如此的复杂。这样，既给了我们的古人有松一口气的机会，又有保持神性和自尊的场合：一座水墨的后园，他们能较为轻易地经营。

在后园，种下丹竹，种下青蕉，雨声大了，风声大了，它们也大了。

就像齐白石通过透明状的虾体和流动的虾须，传达水态，在传统的人物画与花鸟画中，我们从几个人与几枝花上，也能看到一个不呈现而呈现的后园。这不是含蓄，含蓄中西方皆有。而“不呈现而呈现”，却是我们艺术中一个说之不尽又难以言说的话题。唯有多读大师的绘画才能体悟。那丰颊肥腕的捣练女子，那削肩瘦腰的徐行女子……在我们的后园里展开素练，或走向那一株辛夷。她们的身姿如风吹过的水面。后园在她们的一挽袖一抬手时呈现了出来。后园，不就是天堂？它是一方远离滚滚红尘的净土，也是莫大的安慰。那一树藤萝，那一枝



玉簪花……也在我们的后园或披离或独立了。绘画史上的“折枝花卉”，这枝就折于不呈现而呈现的后园之中。它源于光景流连的理想，也可以说是非哲学的理想生存状态，有许多感性。藤萝上的新月，如一把柄，我们拉开隐秘的抽屉。

后园，就是抽屉。就是隐秘的抽屉。所以我们的“界画”能表现出亭台楼阁和海上三山，却很难呈现出一座简朴的后园。与生存有关的话题，一经说出，就是题外话了。

心语

## 小轩窗

介子平



张朝晖作

有佳人，在一方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其实许多景象，无需夜梦，闭上眼睛就能看见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，夜凉滋味，杯酒难敌。每个人的内心，都有一盏隐灯，极度伤感时，才能感知灯下黑存在的自己。

窗外那么空，胸口如此痛。掩卷已足，开卷乃忧，不必细寻找，字里行间有对应。苏东坡的旷代哀伤，因有千古文篇流传，将平凡之情变得非凡。你的满腔抑郁，纵使水深火热，死去活来，节哀顺变后的疤痕，皱纹般刻划，性格中添加几许宽容，越老越善，言语中缓慢几分迟疑，越活越慢，仅此而已。

相传玉皇大帝的七姑娘思凡，看中孝子董永，遂请槐荫树做媒，嫁配董永。董永说：“哑巴树怎能开口？”七仙女说：“大树不开口，各自两分手。大

树若开口，姻缘天配就。”接着，双双跪拜，槐荫古树因感动而开口说话。不料，激动之余说错一字，将“百年合好”说成“百日合好”，弄得二人仅百日缘分。哪里是说错一字，有意而为，不残忍却公平。世间事，似乎都错误了一个字；世间人，似乎都错过了一个人。青春浪费于浪漫，爱情耗时于所爱，百年合好不是十全十美，同行同坐不断离尔尔。

人生不过是一个会走路的影子，走着走着，不知所终。假如不懂我，错的永远是我。咫尺天涯离别意，梦不成，最难诉。繁复冗长的诗篇，抵不过一句烟火的祝福，莫忘添衣，冬暖夏凉，自我调剂。任何情绪都不会长久，轩窗无俗韵，聊将山水寄清音，反调剂出了几许娇揉。

连载

仅有的两部，一是宋代的《营造法式》，一是清代的《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》，仅从名字上看，也只是匠作的范式，难说是理论著作。距时过远，又无人传承与注释，艰涩难懂，已仿佛天书。

梁思成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建筑学时，他的父亲梁启超便将《营造法式》寄去，希望儿子能破解之。然而，要破解这部天书，必须找到宋代以前的建筑实物。梁思成与林徽因回国后，先在东北大学待了两年，后来因林徽因有病，便回到北京，参加了朱启钤等人组织的营造学社。此前的营造学社，只能说是个纯学术的研究机构，自从梁林夫妇加入后，便成为一个行动的组织——大规模的古建筑考察。

考察，是对中国古建筑的清理，也是对中国古建筑理论

的实地探索。

山西是中国古建筑留存最多的地方，又毗邻北京，交通也算便利，这样一来，梁思成、林徽因数度进出山西作古建筑考察，也就毫不为怪了。

这次到山西，考察的重点便是洪洞县的飞虹塔。

在峪道河的水磨房别墅安置好之后，他们便向洪洞进发。

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紧随其后。

汾阳到洪洞300多里路，汽车、骡车、三轮车，外加步行，梁思成他们走了三四天，我们一个上午就到了。就这，司机老王还嫌路面不好，不能尽情地撒欢呢。

路过霍州时，小房说，是不是该停一下看看霍州的文庙，还有东福昌寺，梁思成的书上都有记载。我说，这些都



74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是元明之际的建筑，在别处或许是宝贝，在山西只不过平常而已，哪个县城都有几处，实在不足为奇，我们还是赶路吧。

老韩你莫要蒙我们呀，主编一心为了他的刊物，只怕

疏忽了什么，影响了刊物的品质。

我说，像文庙什么的，到了别处你们不看人家也要领你们看，因为除了这些再没有可看的了，来到山西若还是这样，我们一天也走不出一个县城。说着我摸出皮包里的一个本子，就在颠簸的车上，朗声读起：全国现在的古建筑中，山西最多，达9000余座，从唐迄清，各个朝代、各种类型的建筑几乎都可看到，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。其中宋金以前（公元12世纪以前）的木结构建筑，有106座，占全国同时期木结构建筑的70%以上。唐代的木结构建筑，至今全国仅发现四处，全在山西。这个本子，是我为了此行专门准备的，上面抄录着各种权威著作上的准确数字。

约11时许，远远望见东边

的山冈上，有一座塔。不用问，那就是广胜寺的飞虹塔了。

车子离开大路，转入一条岔道，眼前是一片厂区，七拐八拐，拐到一条水渠前。老单惊异我对这一带怎么这么熟悉，我说这是山西最大的一个焦化厂，我和这儿的厂长是朋友，常来的。下了车，步行来到分水亭前。只见清流潺潺，水草茵茵，还有鱼儿在缓缓游动。这水，比峪道河的水大多了。背后的山叫霍山，泉便叫霍泉，渠便叫霍渠。

不是说山西缺水吗，怎么又是这么好的水，客人们惊奇地说。我说，凡是寺庙，都建在风景绝佳处，有山有水，要不怎么能吸引来那么多朝拜的人，没有人来，和尚们吃什么。

随笔